

儿童文学

名家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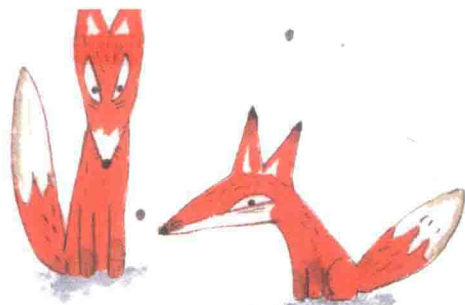
美文美绘

第二辑

鸟 伞

卢振中 著

赵光宇 绘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鸟 伞



卢振中 著
赵光宇 绘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鸟伞 / 卢振中著; 赵光宇绘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 10

(《儿童文学》名家汇·美文美绘. 第2辑)

ISBN 978-7-5148-1944-1

I. ①鸟… II. ①卢… ②赵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8901 号

NIAOSAN

(《儿童文学》名家汇·美文美绘. 第2辑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总策划: 徐德霞

统筹执行: 王 苏

责任编辑: 史伟峰

插图: 赵光宇

著 者: 卢振中

美术编辑: 刘妍妍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责任校对: 张 莉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编室: 010-57526071

传 真: 010-57526075

发行部: 010-57526568

网 址: www.ccppg.com.cn

电子邮箱: 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mm × 980mm 1/16

印张: 11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00 千字

印数: 10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1944-1

定价: 25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539)

2013年10月《儿童文学》杂志创刊50周年，值此大庆之时，我们隆重启动了这套《儿童文学》名家汇丛书。

这套丛书的第一大亮点是名家汇集。它不仅展示了《儿童文学》这本老刊、名刊雄厚的创作力量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代表了我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主力阵容，因为鲜有知名作家没在《儿童文学》上发表过作品的。能入此书是作家的一种荣耀。同时，该选题也具有鲜明的资料价值、史料价值。

第二大亮点是作品精粹。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，收入这套丛书的一定是作家的代表作、成名作。它以《儿童文学》上所发表的作品为主，但不限于《儿童文学》一刊，精选的是作家几十年，甚至毕生创作中的精华之作，因此这套丛书也具有收藏价值。

第三大亮点是设计精美。大16开，彩色印制。起用最具创作实力的专业美术团队，采取精美的装帧设计、优良的纸张印刷、图文并茂的版式格局，力争做到最高水准。美图养眼，美文养心！

第四大亮点，这是一项精品工程。《儿童文学》创刊50周年，有五代、千余名作家与本刊结缘，可以入选该套丛书的作家也数以百计。我们不会急功近利、草草行事，而是以百倍的热情、千倍的严谨、万分的心力，用数年的工夫来打造这一精品工程。慢工出细活，我们会追寻当代儿童文学前行的脚步，不断完善，不断积累，为我国儿童文学百花园再添一道亮丽风景。

这项工程在《儿童文学》创刊50周年时启动，我祝愿，下一个50年，它会更加辉煌！

徐德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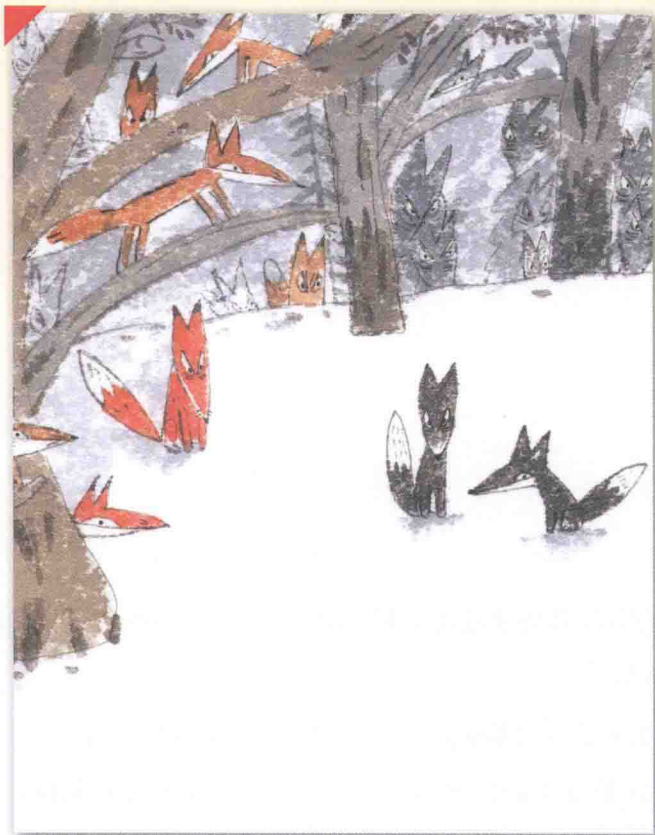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说，当儿童文学作家真好，整天徜徉在儿童的奇幻世界中。其实，为孩子写出有滋有味有营养的好作品，绝非易事。有时，往往素材有了，却苦于找不到好的表现方法，只好放一放，决不粗制滥造、弄些“垃圾快餐”糊弄小读者。为此，有的故事在肚子里一装就是三五年，甚至更长，直到有一天灵感来了，我终于又一次把可爱的小读者带入一个美轮美奂的艺术世界。这一刻，所有的辛劳和付出都值了——我大半生写作的路，就这样磕磕绊绊走过来了。

卢振中

目录 CONTENTS



- 001 神秘的狐阵
- 014 八脑线的蟋蟀
- 027 鸟伞
- 038 树叶小船儿
- 052 小邻居
- 064 永远的水蜜桃
- 076 兔王
- 087 盘羊
- 098 马戏团轶事
- 108 叉鱼
- 119 蝈蝈声声
- 132 狐情
- 145 乡村的迷惘
- 157 小十五儿



神秘的狐阵

十二岁那年，我随爹娘逃荒来到黄河口荒原上，在一个名叫胡绿豆屋子的小村落脚安家。

说小村，也实在够勉强的，就那么十几间逃荒人搭出的草房子，散散落落在没人深的野草艾蒿中。小村荒凉，并不孤寂。荒原上的兔鼬獾狐、雁鸥鹤鹰不时地跑进天井、飞上房顶，人们仿佛生活在动物世界里。

这一下，可乐颠了我爹爹这老猎手，一天到晚老铳不离身。小村的男人不论瘸的瞎的，几乎人人成了猎手。

我一个小孩子当然没有猎枪，可我照样能猎到野物。说起来，也真是让人笑破肚皮。记得那时，我每天早晨睁开两眼，就赶紧悄没声儿地拉开房门，随手拿起一块早已准备好的木板，蹑手蹑脚地快步走到垒在天井的锅灶前，“啪”的一声把木板严严地堵在灶门上。

这时，就会听到灶膛里传出“扑扑腾腾”的声音，不用说，兔子夜里又钻进里面暖和了。我便不慌不忙地把木板挪开一条不宽不窄的缝隙，兔子急着伸出脑袋朝外钻，木板一挤，就把兔子牢牢夹住了。

那年秋后，我用这法子，隔三天两日就能捉到一只野兔。可我一只也不卖，

做熟了给娘补身子。我心疼娘，自打春天在逃荒的路上，刚刚半岁的小妹妮妮，饿死在一个村头场院屋里，娘连心疼加饥饿，身子就垮了，大半年了整天病病恹恹的。

为了让娘高兴，每天晚饭后，我还陪娘坐在天井里说话儿。夕阳很快燃尽，夜色降临了，暮地荒野里到处亮起了灯火，一串串排列着，一上一下浮动着，就像在老家过元宵节，孩子们提着灯笼满街跑。

才来这里时，我和娘都纳闷，夜晚谁在荒原打出这么多灯笼？

爹爹一听笑了，什么灯笼，是火狐狸的恶作剧。它们像魔术师一样，“嘭”一声从嘴里吐出火球来，又“唰”一下吸进肚子，就这样一吐一吸满荒原奔跑。

这天早上，当我又用木板猛地堵上灶门时，里面却毫无声息，我失望地把木板拿开了。这时，却听到从那里传来“嗷”的一声叫。我朝灶膛里一望，咦，里面有只兔子大小黑黑的小家伙，我伸手把它抱了出来。

小家伙长得可爱极了，蓝汪汪的眼珠儿透出紫光，浑身乌黑，毛尖儿微微泛着白光，望上去像落下一层霜。

“啊，小狗崽，小狗崽！”我高兴地拍着巴掌跳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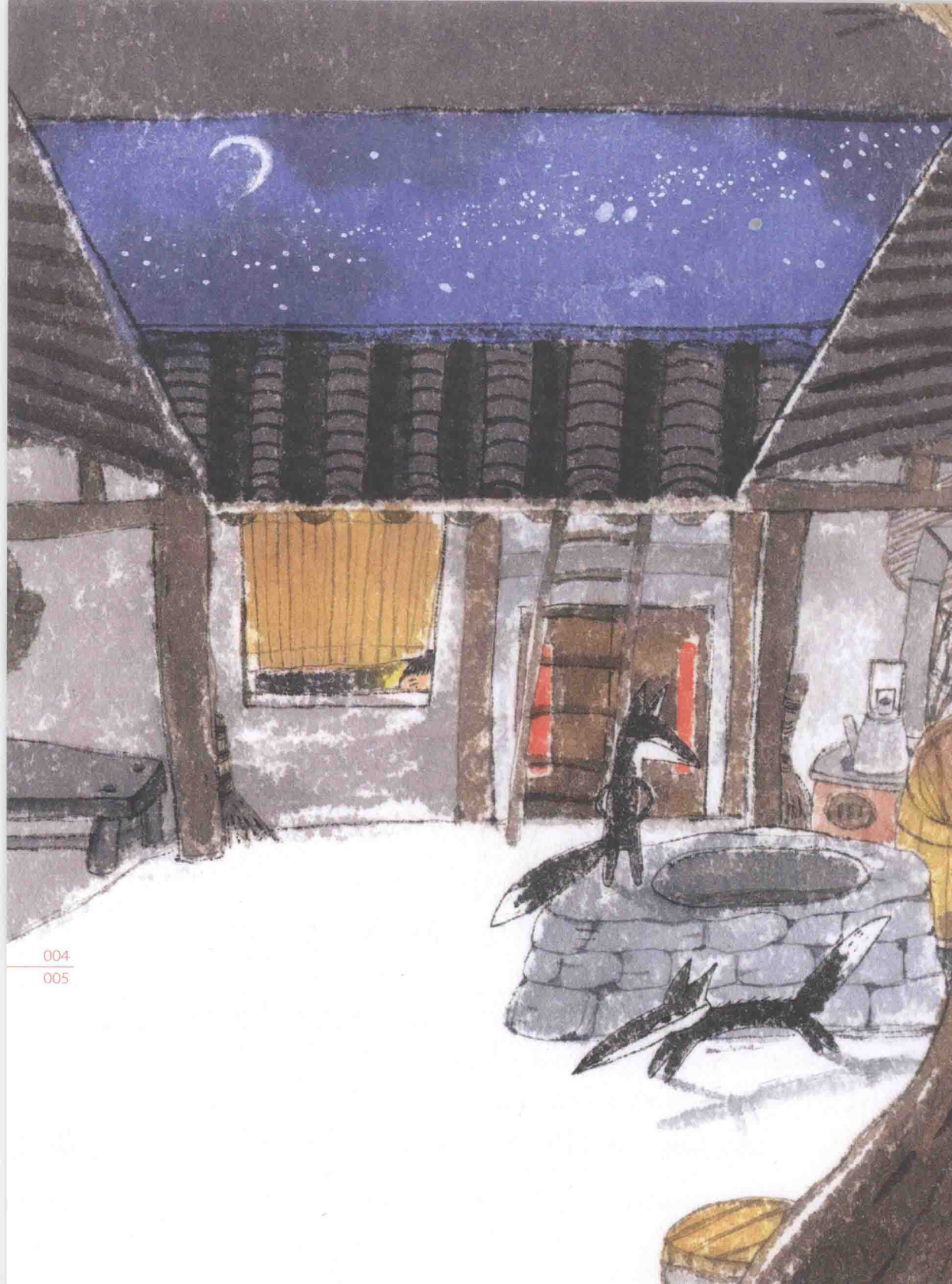
爹爹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了，对着小家伙不眨眼地望着。忽然，他一下子惊叫起来：“这是个宝贝，宝贝呀！”

爹爹见我和娘惊异的样子，笑笑说：“你看它，长长的尾巴，绿绿的眼珠，尖尖的耳朵，小狗崽是这样吗？它是一只地地道道的小黑狐。”

“小黑狐？”我和娘几乎同时说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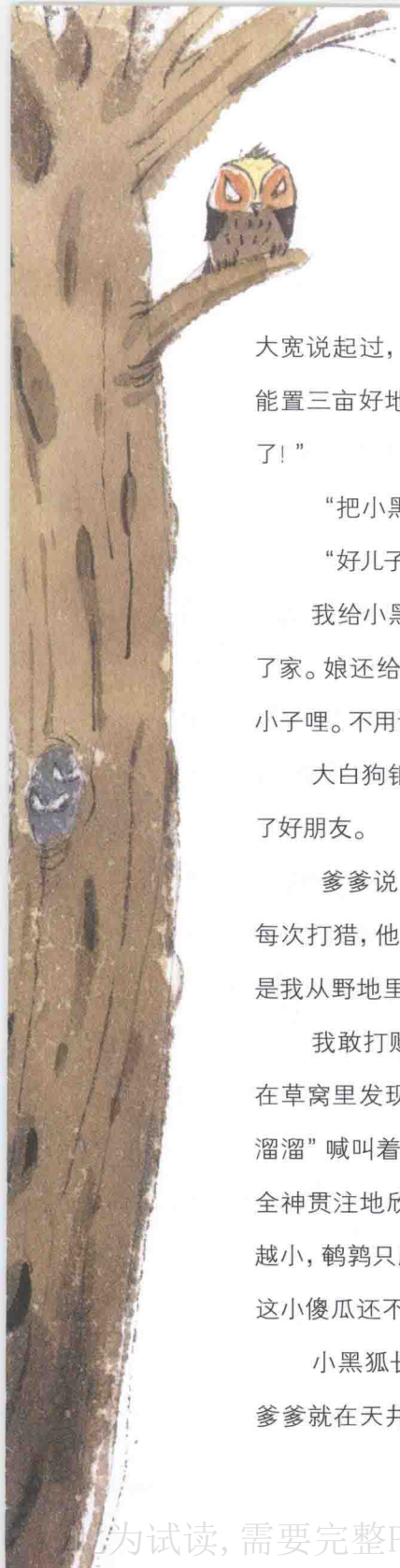
“当然是小黑狐。”爹爹的脸色变得有些神秘，“以前，我在咱老家听神枪





004

005



大宽说起过，这种黑狐也叫玄狐，是狐狸中最罕见的一种，一张皮子就能置三亩好地，要是活着卖给大城市的动物园、驯兽团，那更是没有价了！”

“把小黑狐养大卖了钱，给娘看病。”我摇着爹爹的手说。

“好儿子，知道疼大人了！”爹爹不住地点着头。

我给小黑狐喂过粥，娘腾出了针线筐箩，放在炕头上，让小家伙安了家。娘还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丫丫。其实，还没弄明白小黑狐是丫头是小子哩。不用说，娘是要它顶替饿死的妮妮，给我做小妹。

大白狗银虎跑回了家，讨好地冲小黑狐摇起尾巴，转眼间，它俩成了好朋友。

爹爹说，狐狸是吃肉的野兽，光喂家常便饭，毛色就不会有光泽。每次打猎，他便捎带打些小麻雀给它吃。不过，小黑狐顶喜欢吃的，还是我从野地里捉来的鹌鹑。

我敢打赌，荒原上的鹌鹑，个个是天底下顶顶傻的小傻瓜。假如你在草窝里发现了一只鹌鹑，先把头上的草帽高高举起来，随即嘴里“溜溜溜”喊叫着，远远地绕着它兜圈子。鹌鹑对人的这一表演极感兴趣，全神贯注地欣赏着。你嘴里依然卖劲儿地“溜溜溜”叫着，圈子却越兜越小，鹌鹑只顾看西洋景，半点儿都没察觉。当你倏地把它罩在帽子下，这小傻瓜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哩。

小黑狐长得快极了，才十多天，娘的针线筐箩就有点儿盛不下了。爹爹就在天井里用砖头砌了个小圈子，把小黑狐放进去。然后，把一只



裂了纹儿的小铁锅严严实实地蹲在圈口上。

是呀，狐狸是生活在荒原的野兽，在炕头上哪能长大？

大白狗怕丫丫孤单，天一黑，便紧紧守在砖圈旁。它那白色的皮毛，和地上的月光融为一体。

我也牵挂着小黑狐，夜里睡不踏实。这天夜里，我不知是第几次醒了，突然听到房外响起“嗷嗷，嗷嗷——”老狐狸的嚎叫声。我赶紧趴在窗户上朝外看，只见银虎竖起耳朵，“汪汪”地叫着冲进天井西边的荒草丛。

我正为那只狐狸提心吊胆，两道蓝光一闪，从天井东面草丛里又跑出一只黑色的老狐狸。它先是对着关丫丫的砖圈“噌噌”地挠，挠一阵，嘴对着砖圈“咔嚓，咔嚓”低声哀叫几声，砖圈里的小黑狐也发出“嗷嗷嗷……”尖厉的叫声。

老狐狸突然一纵身，跳进扣砖圈口的铁锅里，“嚓嚓”地用爪子挠着，挠几下，像是发现了什么，低下头用舌头舔着锅底。随即，它像人那样站直身子，用两只前爪使劲摁着肚子。顿时，丫丫停止了叫声。许久，老狐狸就这样雕塑般一动不动站立着身子……

老狐狸这是搞什么名堂？我正莫名其妙，传来一阵“嗒嗒”的响声，银虎回来了。老狐狸从破锅里跳下来，躲进天井旁的草丛里不见了。

我走到天井的砖圈跟前，只见锅底上积着豆汁般一汪乳白色的水，在夜风中散发出一股乳香。天哪，原来是奶汁！

我透过砖缝往圈里一看，小狐崽像只小吊瓜，正直立着身子，大张着嘴，接吮从破锅缝里一滴滴漏下的奶……

天明起床后，我把夜里看到的这一切告诉了娘。娘听了没说什么，两滴泪

水却顺着眼角流下来。

娘知道爹爹的牛脾气，没敢把小黑狐丫丫爹妈来找孩子的事告诉他。

为了不打扰狐狸妈妈给丫丫喂奶，我和娘商量，从这天起，夜里把大白狗银虎关在房里。

夜晚，爹爹的鼾声刚打起来，银虎便“唔唔”地叫开了，脑袋“匡匡”地撞着门板。不用说，老狐狸又来了。

爹爹被惊醒了，没头没脑地喊着：“狗！”

“狗准是不愿在院子里，想撞门进房里来。”我骗爹爹。爹爹不等我说完，翻个身，鼾声又响起来。

奇怪的是，银虎的叫声，很快变成“咔嘣咔嘣”啃咬东西的声音。莫不是这家伙在啃门板？听声音又不像。管他哩，反正它不再叫唤了。

我两眼对着窗缝朝外望，天井里出现了两只黑狐狸。狐狸妈妈仍跟昨夜那样跳进破锅里，像人那样站立着，用两只前爪挤压着乳房。个头更大些的狐狸爹爹，埋头“沙沙”地在砖圈旁挖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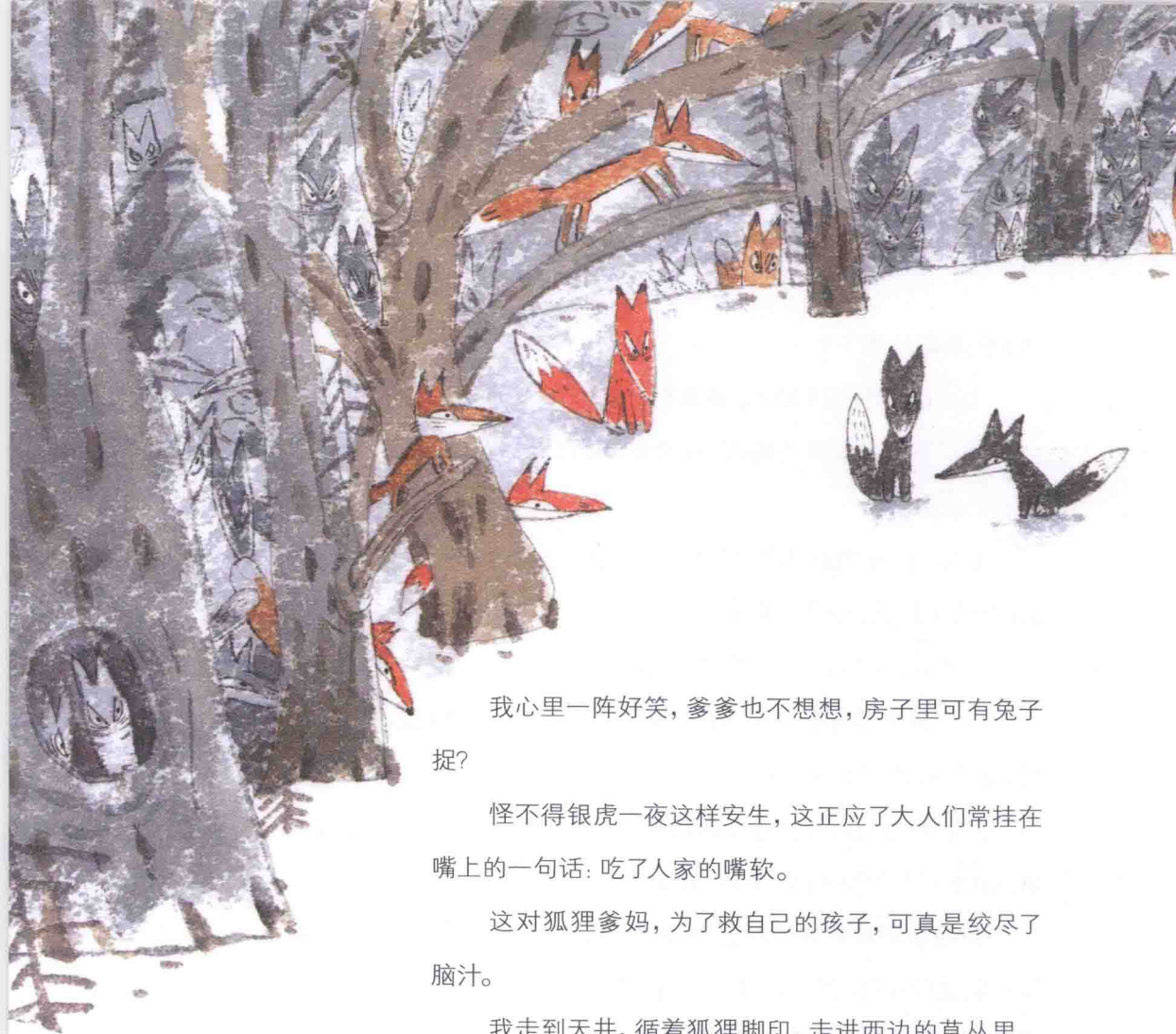
房子里，仍然响着银虎“咔嘣咔嘣”贪婪的嚼咬声。

不知是因为天井地太硬，还是担心这洞一夜挖不通，天明就会暴露，狐狸爹爹挖了一小会儿，便放弃了这种努力。狐狸妈妈也从铁锅里跳下来。转眼，它们便一起消失了。

早晨，我被爹爹的喊声惊醒。原来，外间屋地上散落着兔子的三只脚爪、半只耳朵。安静地俯卧着的银虎，嘴巴、前爪粘满血污和兔毛。

爹爹好生纳闷：这个银虎啥时学会夜里捉兔子了？





我心里一阵好笑，爹爹也不想想，房子里可有兔子捉？

怪不得银虎一夜这样安生，这正应了大人们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：吃了人家的嘴软。

这对狐狸爹妈，为了救自己的孩子，可真是绞尽了脑汁。

我走到天井，循着狐狸脚印，走进西边的草丛里。





在一丛茂密的芦苇下，我发现了一堆新土，一个洞斜冲着关丫丫的砖圈伸向地下。我用木棍捅捅，差不多有一人深了。

我没把这个秘密告诉娘，我要一个人为狐狸爹妈帮点儿忙。但洞太细太深，我无能为力，所能做的，只是把洞旁的新土用簸箕运到远处去。这样，我就不用担心爹爹发现这个洞了。

我听爹爹说过，野兽中，獾是打洞能手，狐狸挖洞一点儿也不内行。可这对狐狸爹妈为了救出自己的孩子，竟从那么远的草丛里掏洞，该是多么不容易啊！

我好后悔，当初真不该捉住小黑狐。小黑狐，你干吗离开爹妈，跟那些傻兔子学，钻进灶膛里过夜呢？

就这样，狐狸爹爹照例每天夜里给关在屋里的大白狗，天方夜谭般送一



只兔子；狐狸妈妈照例给小黑狐隔着小铁锅喂奶。然后，它们照例一起走进芦苇丛里挖地道。每天一早，我照例把洞旁的新土搬运干净。

有一天早晨，一睁眼，太阳已晒着屁股了，我心里叫声“不好”，赶紧往天井跑。咦，狐狸夜里挖的土都运干净了，洞口还遮上了一块破席头，那样子像是被风无意刮去的。

我当然猜出是谁干的。我真傻，什么事能瞒得过娘哩！

我掰着手指算了算，这地洞狐狸爹妈挖了有七个夜晚了。我猜想，也许就要挖通了。

我真为狐狸高兴，它们一家就要团聚了。可我又极怕失去小黑狐，我太喜欢这个可爱的小家伙了。娘也不能失去小黑狐，她的病还要指望卖了它去治哩……

然而，这高兴和忧虑很快便不复存在，因为狐狸爹妈还没来得及救出小黑狐，那个地洞终于被爹爹发现了。

爹爹顿时一阵电闪雷鸣，说到手的一厚沓票子，险些长上翅膀飞了。怨我和娘有眼无珠，天井里被人掘口井也看不见。骂老狐狸是狐狸精，竟然耍花招收买大白狗。结果，银虎结结实实挨了爹爹一顿揍。

小黑狐丫丫被爹爹从砖圈里提出来，用一条铁链牢牢锁在紧靠他睡觉的炕边桌腿上。老狐狸要救出孩子的希望，彻底破灭了。

这一夜，狐狸爹妈绕着我家房子，一会儿，发出“啾咋啾——啾咋啾——”令人痛断肝肠的绝望哀鸣；一会儿，又发出“嗷嗷嗷——嗷嗷嗷——”使人毛骨悚然、真正野兽才有的嗥叫。这些叫声，高高低低长长短短，从夜晚持续到

黎明。

第二天一擦黑，爹爹就把老铤装上火药铁砂。他狠狠一跺脚：“娘的，老狐狸夜里再敢胡闹，看我不给它点儿厉害！”

不料，这天夜里狐狸一声也没有叫。我想，一定是它们叫了一夜，知道不再有救出小黑狐的希望，变得心灰意冷了。

小村的人们一早起来，才发现夜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：村里死了十八只鸡，六只山羊，还有一头大黄牛。而且谁也没听到一点儿动静，而且这些死去的畜禽身上竟没有一点儿伤痕！

人们自然想到丫丫的爹妈，那对老黑狐狸。大伙儿来到我家，要爹爹快快放了小黑狐，免得全村人遭受更大的灾难。

爹爹是个撞倒南墙都不回头的犟汉子，哪里肯听劝告。

为了防止狐狸夜里再次袭击小村，太阳刚刚落下去，十几杆猎枪就架在房顶、墙头上。猎手们严阵以待，如临大敌。

谁知，人们一连守了三夜，连只狐狸影子也没见到，却个个熬得眼珠似火球，身上被蚊虫叮满红枣大的包。

爹爹这犟汉子终于心软了。他决定不再连累小村的人，吃过早饭就要把小黑狐带出荒原，到城里找人家卖掉。

爹爹和猎手们刚刚撤回家，忽听街上有人惊呼：“狐狸往村里来了！狐狸来了……”

爹爹听到喊声先是一惊，随即骂道：“来了好！打个狗日的，剥了皮，跟小黑狐一块儿带上卖！”他说着就抓起老铤跑出去。

